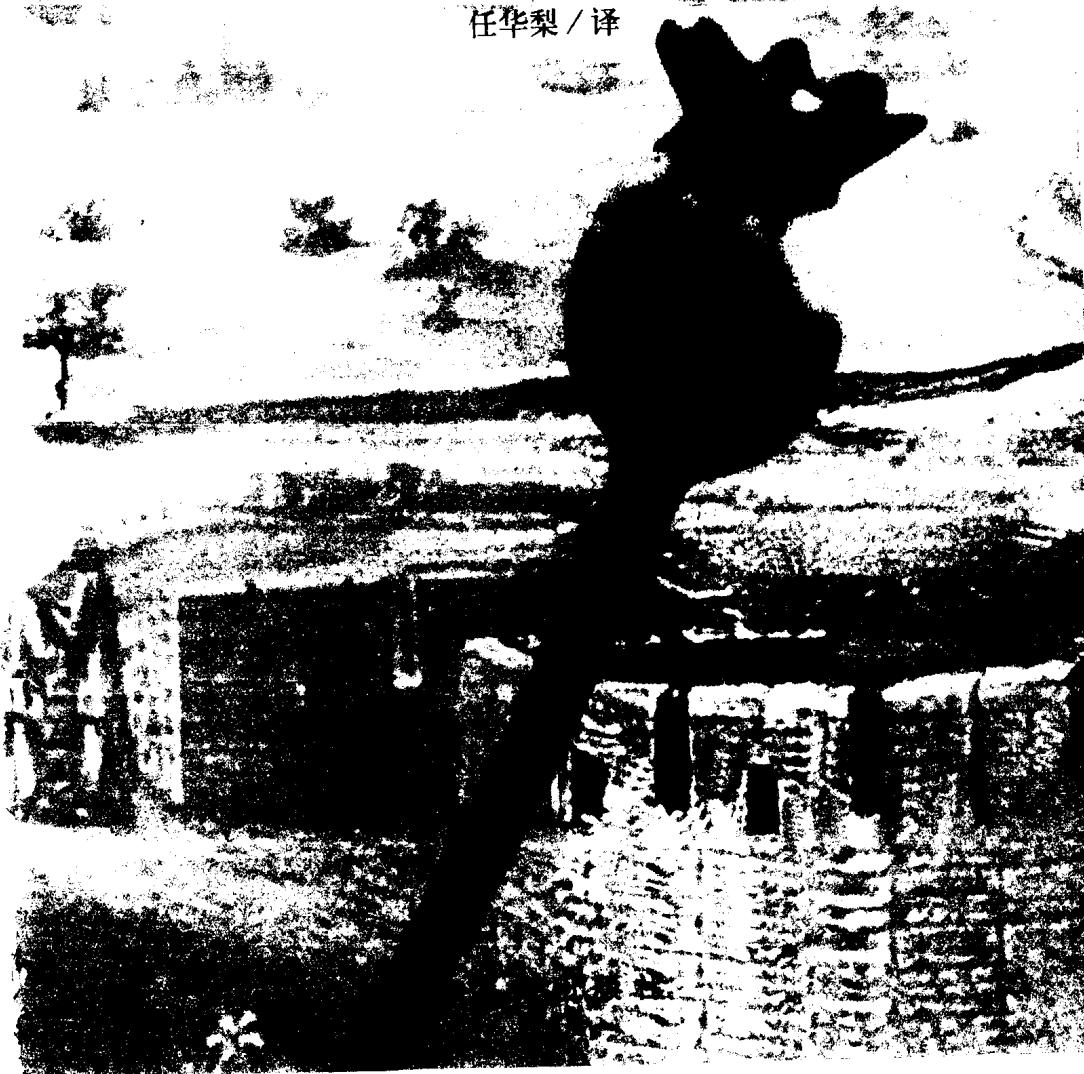


鸦片史

Opium A History

易丁·布思 / 著

任华梨 / 译



Opium:A History
by Martin Booth
Copyright © 1997 by Martin Booth

中文简体字版权© 1999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David Higham 安排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1999-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鸦片史 / (美) 布思 (Booth,M.) 著；

任华梨 译。 -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7

书名原文：Opium:a history

ISBN 7-80645-533-7

I . 鸦… II . ①布… ②任… III . 鸦片 - 历史 IV . 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851 号

鸦片史

马丁·布思 著

任华梨 译

责任编辑：孙 忠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75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 7-80645-533-7/K · 22

定价：24.80 元

鸦片是监狱里一扇未锁的门，它把人引入牢笼。

——恩布罗斯·毕尔斯《魔鬼辞典》

人在一生中所做的任何事，甚至爱情，都是在一辆奔向死亡的特快列车上发生。而吸鸦片就是当列车还在飞速行驶时走出列车。它会使你关心某种东西但却不是生与死。

——吉恩·科克特

前　　言

在约翰·特里维萨(John de Trevisa)1398年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译文：“医生们称为 Opiom 的鸦片来自罂粟”。约两年后，在兰弗朗克(Lanfrank)的一本书中，^①他写到“将少量鸦片与玫瑰油混在一起并不可怕”。直到德国布伦兹维克的杰罗姆出版了他的《有效的外科手术的宝贵经验》，医生们为何要用鸦片以及它跟玫瑰油混合后有何功效才被披露出来。这本书于1525年翻译成英文，它最早介绍鸦片可作药用：“如果疼痛剧烈，那么有必要加点鸦片”。

没有几个名词比鸦片能唤起人们的注意。古希腊人提取罂粟英果汁时，鸦片并没有现在这样罪恶的含意。提到鸦片，它会使我们联想起，在烟雾缭绕的烟馆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有如痴如醉的瘾君子、白奴和像傅满洲(英国作家 Sax Rohom 笔下人物——译注)一样的恶魔，有多愁善感的患有结核病的浪漫诗人；同时还会让我们想到世界各地城市的小里弄里随处丢弃的带有针头的注射器，经过训练的在机场检查毒品的警犬，在公共厕所的小间里忙于给自己注射海洛因的形容枯槁的青年、艾滋病患者和妓女、黑手党分子，坐在豪华车里的毒枭，扛着机枪的走私贩，在街角贩毒的小摊贩以及好莱坞警匪片。

^① 书名：《science of cirugie》。

鸦片史

对瘾君子来说，鸦片及其衍生物是他们获得幻想的东西，也是使他们逃离现实暂时进入天堂的手段，至少可以逃避目前所处境地，寻找另一个所在。对他们来说，鸦片及其衍生物还是奴隶主、凶残的主妇和占有欲极强的情人。对毒品管理部门、执法者或海关官员来说，鸦片是罪恶的根源，通过捕获毒品，他们或许挣钱或许丧命。对政客及其秘密机构来说，它是颠覆政府和引起政治骚乱的理想物质。致力于根除毒品的人把它看作是他们生存的理由，他们的追求，甚至是他们的神圣的梦寐以求的东西，正如吸毒者视毒品为圣物一样，两者都带着狂热者的贪婪寻找它。对诈骗者来说，鸦片是以低成本攫取丰厚收入来源的手段。还有些人发现它有别的用途，即用来毒害人命，至少自罗马时代就已这样，恐怖分子用它来故意捣乱以谋取资金，城市犯罪也由它所激起，军火商把它当流通货币，政府要么被其敲诈，要么用它来腐蚀别的机构、国家或给其政治对手施压。鸦片(以海洛因形式)被视为非法的多国贸易，远比许多国家的贸易大得多。

简言之，社会由于鸦片遭到削弱(或许有人会说得到了巩固)，然而除了所有这些不利方面以外，鸦片也有有益的一面。一些国家的经济依赖它——鸦片收成决定国家是处于社会安定还是政治动荡，生活是否富足，是否有疾病或饥荒。许多第三世界的农场主把鸦片当作稳定的、可靠的、易生长而且带来丰厚收入的作物。对晚期癌症患者来说，鸦片及其衍生物使他们解脱病痛的折磨。甚至在许多药店的柜台上买一粒鸦片剂即刻能消除头痛。

换言之，鸦片及其衍生物对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几百年来，均是如此。

前 言

鸦片史回顾了 19 世纪前, 海洛因的发明, 追述了穿梭于南中国海域的鸦片飞剪船, 吗啡的发现, 对劳丹碱上瘾的诗人, 中世纪的初步药理学以及野心勃勃的罗马谋杀犯的政治图谋。它来源于人类社会之初, 而且其使用也几乎是在人类文明之前。事实上, 似乎不容怀疑鸦片是最初为人类所知晓的药物之一。

致 谢 书

我十分感谢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极大帮助、支持和鼓励的人们。对下列人士，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是：香港大学的特里·博伊斯博士；都柏林特里尼蒂大学药学院生药系的英格丽德·胡克博士及该系全体人员；香港图书馆的馆长和全体同仁；伦敦英国海关税务署的约翰·凯普；泽西英国海关税务署的 A. 雷洛夫；伦敦克佑皇家植物园的 J. L. S. 凯逊；剑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内尔·布鲁斯博士；牛津耶稣圣学院的档案管理员布里格德·艾伦；香港皇家警察署警力战术部的杰夫·罗宾逊、凯文·劳拉；美国司法部国会与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威廉·L·拉兹曼蒂；圣彼得堡市市长办公室的维拉·萨弗哥；爱丁堡艾滋病与毒品研究中心的罗杰·刘易斯；香港皇家警察署警察长克莱夫·特里克以及毒品检查局高级检查员方洪南；塔斯曼尼亚罂粟咨询与控制局的莫里·谢安；麦克法伦史密斯有限公司的哈里·佩恩博士和大卫·默西博士；美国毒品管理局情报处；凯希太平洋航空公司；索美赛得镇图书馆的约翰·鲍威尔；我的文学代理人默里·波林格。我还要感谢在英国、美国、香港、泰国、俄国、东欧的许许多多的人士，他们在打击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街垒战中作出了贡献，为安全起见，虽不给他们署名，但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崇敬。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海伦，她为本书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

致 谢 书

计算机录入工作,她熟练的录入,她的毅力和耐心,以及对本书研究的其他帮助都是极其珍贵的,没有这些,这本书也是不会写出来的。

目 录

第一 章	原始鸦片	(1)
第二 章	梦的发现	(18)
第三 章	诗情画意中的娱乐场	(44)
第四 章	贫穷、饮料和罂粟蒴果	(65)
第五 章	神奇的物质	(84)
第六 章	神药——上帝之药	(100)
第七 章	精明的商人	(122)
第八 章	鸦片政府	(159)
第九 章	苦力与会议	(198)
第十 章	吸毒者与活死人	(216)
第十一章	多拉 40B、伊莎贝拉和奥莉维亚 ...	(238)
第十二章	地毯、避孕套和猫	(256)
第十三章	走入黑帮	(275)
第十四章	士兵与秘密	(288)
第十五章	军阀、毒枭和洗钱人	(330)
第十六章	细菌与百万元澡盆	(381)

第一章 原始鸦片

罂粟在植物学上归属罂粟科(*Papaver somniferum*)。其属名以希腊文罂粟命名,其种名则来自拉丁文,意为“催眠”,是植物学之父林奈(Linnaeus)1753年在他的《植物志》(Genera Plantation)一书中首次命名。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以及他的先辈们一样,林奈清楚地知道鸦片的特性。

罂粟的生活史模糊不清。一些园艺学家认为它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一些园艺学家则声称罂粟是栽培植物,是经过几个世纪人工的细心培植的结果。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罂粟是由于气候和所处的海拔高度的突变而诱发基因突变的一种植物。这种理论倒也未必是牵强附会之说,因为植物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会呈现非典型的生物形态,生活在不丹的大麻树可证明这一点。然而所有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是肯定的。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一般都认为罂粟或者可能是由一种野生罂粟——刚毛罂粟(*Papaver setigerum*),或者由小亚细亚原生的罂粟演化或繁殖而来。前者含有少量的鸦片,原生于地中海沿岸国家。

对于许多并不专业地从事罂粟栽培的人来说,罂粟只是一种观赏性的花,有着精美雅致的美感;或者不过是生长在欧洲谷物地里、开着单一的、猩红色花朵的野生植物,仿佛第一

鸦片史

次世界大战战壕里洒落着的鲜血的形象。然而事实上,罂粟来自一个庞大的植物家族,有着 28 属、250 多种,其中大部分生长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且许多通俗的种类被细心的培植起来,像灌木树罂粟(the bush and tree poppies)、威尔士罂粟(the Welsh poppy)、叙利亚粉蓝罂粟(the blue and Syrian tulip poppies)、高山罂粟(alpine poppy)、亚北极的冰岛罂粟(the subarctic Iceland poppy)、加利福尼亚罂粟(the Californian poppy)等。即使像罂粟本身也可以出现在狭长的绿化带里,或者展现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里,尽管这在大部分国家是非法的。在野生状态,罂粟花是单瓣花,但有着锯齿状花瓣的重瓣花和专供观赏的专门性花也已被培植,而且色彩多样,其中最精致的是罂粟的两个变种“粉纱”(the Pink Chiffon)和芍药花状混合品种。有几个品种,如小亚细亚的近东罂粟,是多年生植物。

所有这些品种中,只有鸦片罂粟(*P. somniferum*)和苞鳞罂粟(*P. bracteatum*)能产生一定数量的鸦片。尽管后者现在已不作为商业药源,但有时作为装饰性的花被种植,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杂交品种。

鸦片罂粟(*P. somniferum*)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其生长期大约在 120 天。它要求有肥沃的很好的耕作土壤,因此在传统牛耕或其他动物爬犁过的农田里,它生长良好。而在近期翻掘或爬犁的土壤上更能旺盛生长。最适宜的气候是温带,温暖而湿度低,在生长期的早期没有太多的降水。尽管也能生长在粘土或沙性粘土里,但理想状态下,最好的土壤是沙质壤土,既能保持营养和水分,又不太坚硬而适宜于罂粟早期纤细而脆弱的根系的伸展。降水过多或不足都会影响罂粟的生

长;水分过多会引起浸水,而假如没有适当的排水,罂粟就会很快涨水而死;而阴沉、多云的天气或在生长期的30~90天时间里过多的降雨会减弱罂粟生产鸦片的能力。光照尤其的重要。罂粟是“长日照”光敏植物,就是说除非生长在昼长夜短,最好是每天至少有12小时阳光照射的环境下,它才会开花结果。

除了这些要求外,罂粟是容易生长成活的植物。它一般并不需要灌溉,除非有干旱的危险;也不需要昂贵的肥料;罕有害虫或病害,因而也不需要杀虫剂或杀菌剂。

罂粟种子(大约有针头大小)的播种,自然状态下,由罂粟蒴果在微风中摇曳,就像为了加调料而摇动胡椒瓶一样,种子由此洒播。人工种植时,人们或者撒播,或者播种在一排排用木棍或点播器(一种尖头小锹)弄出来的浅窝里。播种期则极大程度上根据当地的季节和气候条件。大约500克种子可种植半公顷土地。罂粟种子的颜色千变万化,从白色到黄色或棕色、灰色或黑色,但与花的颜色无关。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像大豆、豌豆或者烟草,可以和罂粟种在一起:这并不阻碍罂粟的生长,通常仅仅是为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更高的回报的一种方法而已。

种子在温湿的条件下很快发芽,6个星期之内,幼苗就长成了。那时,罂粟的幼苗依稀有点像卷心菜苗,叶子呈淡蓝绿色,微泛着暗灰或浅蓝。8个星期时,幼苗长到60厘米高,有一杆主茎,主茎的上部(也即花梗)并不长叶或分枝。花梗之下,有分枝(也叫分蘖)出现,在叶基处与主茎会合。除了花梗,幼苗的茎干上常常覆有绒毛。

罂粟完全长成后,可达90~150厘米的高度,叶子也显现

鸦 片 史

出各不相同的姿态,那些长在主干的叶子,长圆形、有锯齿状边缘、长约 10~40 厘米。主茎和各分蘖顶部都长出单瓣花蕾。花蕾发育时,花梗和分蘖的顶端都向外延伸,并弯成各有特色的钩状,幼蕾悬空倒挂着。但当花蕾发育成熟时,主干却伸直了,花梗上花蕾直指向上。伸直后的两天之内,花蕾的萼片(其颜色同叶子一样)打开,花也盛开了。理想的条件下,主花大约在罂粟发芽后的第 90 天时出现。

起先,罂粟花开得皱巴巴的,就像一只蝴蝶刚从蝶蛹状态下化出来似的,但 4 片花瓣很快伸展扩大而平直,花瓣边缘之间互相重叠。花色因品种不同而各不相同。传统上,罂粟花是白色的,但也有可能是粉红、猩红、浅紫或者是所有这些色彩的杂陈,花瓣的底部色彩要暗些。花的里面是一圈花粉囊,其上将结出蒴果。花粉受精工作由昆虫来完成。

花的寿命是短暂的,2~4 天后,花瓣凋落,露出一个小而圆的蒴果,约有一个大豌豆大小。蒴果迅速生长而为卵形或小球形;成熟时,有小鸡蛋大小,直径在 5~7.5 厘米之间。果实泛青绿色,微有蜡样的表皮;果实顶部环绕小小的副花冠,从副花冠上长出柱头。在蒴果和花梗之间的连接处,是一圈花瓣基的瘢痕(petal base scars)。

蒴果由外果皮包裹着子房壁(the wall of the ovary),子房则分三层三腔,各部分之间由种子产壁(seed-producing walls)分隔开来。种子(一个蒴果能生产出上千粒种子)呈肾脏形或卵圆形,有着清晰的网状条纹。种子在成熟时已经在蒴果里松散了,并通过在副花冠下开裂的小孔处播散开来。

罂粟有两个主要的产品:一是种子,完全无害;而另一是鸦片,则以包藏祸害而臭名昭著。

“鸦片”一词是个误导，暗示鸦片是单一的化合物，而事实上它就像一种含有复杂配方的鸡尾酒，包括了糖、蛋白质、氨、胶乳、树胶、植物蜡、脂肪、硫酸、乳酸、水、袂康酸和各种生物碱。其中的主要成分是生物碱。

生物碱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有机碱(即碱)，有着普通含氮的典型的属性，能作为元素与酸结合生成盐和水，在植物中发现，有着明显的苦味。在鸦片中，已发现有 50 多种生物碱，其中最重要的是吗啡(由此可提炼海洛因)、诺斯卡品(noscapine)、罂粟碱、可待因和蒂巴因(二甲基吗啡)。这些生物碱部分或松散地与袂康酸化合而出现，因而袂康酸也能用来测试鸦片。

在未加工状态下，鸦片是果心皮里的干乳胶或果汁。果心皮也就是为人熟知的蒴果、球茎或者罂粟蒴果。鸦片是一种不透明的乳白色液汁，尽管在罂粟植物的各个部位都能发现，但主要集中在蒴果的活性成分里。

直到最近，人们仍然不明白罂粟是怎样产生像生物碱这样复杂的化学物质的。现在人们认为这种物质事实上是在乳胶细胞(一种能产生乳胶的细胞)里产生的，可能是从胚乳的合成中来，但其合成机制至今仍没有发现。更为神奇的是，鸦片只是在蒴果发育的 10~12 天时间里产生的，一旦蒴果完全成熟，就不再产生生物碱了。

罂粟为什么要经过这样一道程序至今仍不为人所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很多。一种说法是生物碱对于罂粟籽的形成是必须的。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这是罂粟抑制天敌的一种方式。而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一种说法则是：罂粟产生鸦片仅仅是为了保证人类种植它，是一个复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而

鸦片史

又不乏奇思妙想的人和植物共生的例证。

收割鸦片是一项疲乏不堪、累断人脊背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真正的只能手工操作,而且需要知识、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几个世纪以来,收获鸦片的方法几乎没有改变,都是一个一个地采集蒴果里的液汁。

收获的季节开始于花瓣凋落两周之后。鸦片农首先检查蒴果和直立着的副花冠。这时,蒴果已经褪去灰绿色而变得暗黑了。如果副花冠的尖头直直地向外立着或朝上弯曲,那么蒴果就可以采集鸦片了。由于一块地上的所有蒴果并不在同一个时间里成熟,因此几周之内烟农必须每天紧紧盯着他的整片作物。

现在,采集鸦片的工具通常是一把专用的刀,由一系列3个或者4个平行的钢刀片或玻璃刀片安装在一个手上组成。拿这工具在蒴果的两面或三面垂直切割来采集鸦片。但刀片不能切进果皮太深,那样会使鸦片液汁流得太快滴落地上而浪费掉。而且,深的切口引起蒴果内里滴水而伤及自身,并严重伤害乳胶细胞内的生产,阻止种子的发育。然后蒴果萎缩死亡。但如果切口太浅,液汁流出太慢而加硬了果皮,并粘合切口成为一个痂。切口的理想深度是1~1.5毫米,用采集刀片切成。

采集(也称划出切口或切开)有时是在下午较晚的时候进行,以冀鸦片能在晚上自动分泌出来,并慢慢凝结在蒴果的表面。假如在太阳还很高时就进行采集,光照的热量会烘干刚流出来的液汁,从而封闭了切口。但在有些国家,采集鸦片液汁是在正午进行,强烈的光热能促进乳白色的液汁流出。

刚分泌出的鸦片,是混浊的白色的纯流性物质。但一接

触空气即氧化，变为暗棕色的粘稠物质，触摸时有粘性，且有一股特殊的清淡芳香。人们就用一把大约 10 厘米长的短柄钝铁刀片把这时已是树脂状的鸦片从蒴果的表面仔细地刮下来。为使刮刀不沾上鸦片，农民往往把刀片弄湿。在有经营执照、且是为制药工业目的而种植的农场里，罂粟种植者把刀片浸在水中弄湿；而占世界鸦片种植者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常常只简单地舔一下刀片。不用说，这使农民们对他们的作物上瘾。

一个蒴果可以连续分泌鸦片好几天，而且可以被切割 6 次之多。一个蒴果的鸦片产量要根据果实的大小和农民的切割技术而定。平均产量每只 80 毫克，一公顷罂粟可生产 8~15 公斤生鸦片。

农民们在田里倒退着工作，先切割处在较低处的成熟蒴果，然后切割处在高处的果实。其目的是为防止因疏忽而造成的滴洒浪费。农民们把鸦片采集到随身挂在腰间的容器里。行进时，他们给那些较大或较有潜力的蒴果扎上有色的纱线作为标志。这些标志使农民们对采集各个蒴果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将把哪些果实整个摘下等做到心中有数。整个摘下来的果实被打开，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把种子收集起来以备下一个季节的种植。

在树胶状态下，生鸦片水分含量很高，因而需要在阳光下晒几天。通过自然蒸发，鸦片成为粘性的暗棕色物质，带着一股强烈的气味，与温热的蜂蜡相似。生鸦片的新鲜程度可由其柔韧性来判断：新鲜的鸦片柔软得可以随便揉塑。这时可把生鸦片搅拌成一团均匀的物质，塑成糕饼状、球状或块状——这样可以存放好几个月，然后用塑料纸或罂粟叶包裹，摞

在架子上，存放在背阴的地方。当鸦片干了以后，它也变硬了。在干燥和早期贮藏过程中，过湿或过热都会引起变质，但一旦干燥，鸦片的质量就会稳定，而且还会增值，因为保存得越久远，鸦片所含的水分就越少，也就越浓缩。有时，农民会将采摘来的蒴果集中起来，在温水中煮烂后过滤，然后在火上炖，从而产生一种劣质鸦片。这种鸦片并不用来交易，而是农民们自己服用。

生鸦片包含的不仅是凝固的树脂，而且略含颗粒。在刮削鸦片时，果皮也可能被刮下来，而且果皮表面的一些物质也可能包含在里面，其重量可达生鸦片总重量的 7%。另外，生鸦片也可能被农民故意掺杂进沙子、树浆或灰等。不过，经过专门训练的鸦片购买商能发现这些骗人的把戏，因而很少有农民敢搞这样的把戏。

在能服食或其他进一步加工之前，鸦片必须先被煮过。商人通常愿意鸦片从粗糙状态得到提炼，同时煮过的鸦片也为鸦片准备上市提供了条件。

煮鸦片的程序是这样的：把生鸦片加入沸腾着的开水中，待生鸦片溶化后，其中任何非鸦片的杂质，像果皮碎片之类，漂浮在表面，而较重的掺杂物则沉到锅底。溶液通过干酪包布或精密滤网去除了杂质，然后重新回锅煮沸和蒸发。这时获得的是干净、棕色的流性液体，也就是液体鸦片 (liquid opium)。液体鸦片继续沸腾，十分缓慢地蒸发，最后成为浓厚的棕色浆状物，也就是为人所知的已制作好的、煮过的或者说可抽的鸦片。把它压制成模块或圆盘状，并在阳光下再次曝晒，当它晒熟后就会变硬。比生烟土要纯的熟烟土这时就可供吸毒者、烟贩或者毒品巨头的实验室使用了。